

郑永年：国际秩序的“再封建化” 与中国的应对之策(上)

本文内容根据《大湾区评论》学术编辑组和郑永年教授对“国际秩序变迁与中国外交对策”主题的讨论整理而成。

在近代主权国家之上的国际体系出现之前，世界呈现出多个帝国并存、等级制明显且相互分割的封建格局。由于现代国际体系是建立在近代以来建构的主权国家之上，借用近代主权国家兴起之前的“封建”概念，我们可以说，当前国际局势也产生了新的“封建”特性。随着美国作为一霸超强的衰落，世界其他大国开始“逐鹿中原”——都想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势力范围、国际乃至区域秩序，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国际秩序的“再封建化”。

近代之前国际秩序的封建性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个帝国并存的

时代，如罗马帝国、中国的秦汉帝国等。尽管这些帝国内部也有人口流动和贸易，帝国间也有部分贸易往来，但规模十分有限。如中国的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贸易路线，其规模占当时的帝国内部贸易总量极为有限。总的来说，帝国并存主要表现为相互隔离，且常因帝国的扩张和不同的宗教、种族、民族的矛盾而发生战争。

随着近代主权国家在西方的兴起，国际关系演变成了国际关系学者所说的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的成员国。如果说一个社会的成员是个人，那么国际社会的成员便是主权国家，并且原则上主权国家之间是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主权国家之上的国际关系和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封建社

会”不一样，前者表现在平等性，至少在理论上如此；而后者表现在等级性，如中国的朝贡体系是等级性的，并且其他国家也接受这种等级性。实际上，朝贡体系不仅仅表现在1840年以前的中国，世界各个帝国内部也存在朝贡体系，印度帝国和罗马帝国等无一例外也都是等级化的。只因中国比西方进入近代主权国家形态要晚，中国的朝贡体系才会那么突出，但朝贡体系并不是中国的发明。

进入近代以后，以主权国家为主要角色的国际体系也经常发生战争，最典型的是一战和二战，主战场发生在欧洲主权国家之间。但在国际秩序“两极化”的美苏冷战时期就不能称为“封建”了。“两极化”指的是美苏两大集团，一边是较大的美国为首的西方市场，另一边是较小的苏联市场。同时，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很少有能躲避这两大市场的，要么跟西方关系多一点，要么跟苏联关系多一点。美苏冷战就是以意识形态阵营分割的国际体系。

美国的衰落与世界一体化的瓦解

当代国际秩序的“再封建化”，首先指的是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推进

的世界一体化的瓦解。一体化的第一种表现就是冷战期间的“两极化”已不复存在，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其次是美国成为“一霸超强”之后，对世界秩序进行的重建，这里既包括军事安全上的，也包括经济全球化方面的。但有几个基本条件：一是美国主导全球化，而且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也接受了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二是联合国在国际层面提供的集体安全，能够协调国家的行动，并且联合国对大国具有一定程度的约束力；三是形成了全球比较认同的共同价值观，突显国际体系的现代性。这也进一步说明，全球化不仅仅是关于货币、货物、贸易的全球化，而且随着苏联的解体，西方倡导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成为全球范围内主导的意识形态，至少西方是这么认为的。

但世界秩序一体化的存在几乎是短暂的。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没有、也不会变成西方那样的体制。此前西方有一种天真的幻想：即便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基于自己的文明之上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最终将促成中国转变为西方式的体制。但事实上，中国积极跟

西方进行多方位的对话，求同存异，尽量找到共同利益。

今天，美国犹如“周天子”，不再是一霸超强，其“世界警察”的角色变得名不符实，美国很难用自身的力量维持以其为首的世界体系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美国帝国的扩张过度带来了成本过高的问题。美国过于自私，在一霸超强的情况下“假公济私”，大肆扩大地盘，成为一个新帝国。但帝国扩张过度，美国支撑这个体系力不从心。这是特朗普时期美国退出各种国际组织、撤出国际事务、减少对盟友承诺的直接原因。拜登上台后改变了这种做法，但是特朗普所提出的问题依然存在——美国想维持国际体系中的霸权但国力却难以维持。二是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弹。因为美国帝国的扩展，尤其是美国领导的北约连续五次的东扩，引起了俄罗斯的反弹，俄乌战争就是这种反弹的表现形式。三是新兴大国如中国、印度、土耳其、印尼等的崛起，与美国分享世界权力。

大国崛起，各国欲建立自身势力范围

当人们今天说大国关系的时候，往往指向中美关系。尽



《万国来朝图》
(图源：知乎)